

# 與司馬遷對坐： 談史記的翻譯（1988-2011）

## 車行健教授：

各位同學，大家早安。今天是王夢鷗學術講座倪豪士老師演講的第三場，今天講史記的翻譯。從上禮拜到這禮拜台灣各個學校辦很多學術會議，所以很多老師、同學大概都疲於奔命，可能也會影響我們今天這一場的出席狀況，覺得有點可惜。

其實我在學生時代，就聽聞倪老師的大名，因為我以前在輔大的時候上 Professor Nicolas Koss 的課，康士林教授。我不曉得他跟倪老師是什麼關係，我覺得好像關係很親密的樣子，他常常提到倪老師。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叫我們看一本書，我當時看到的是第一卷，就是《*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這一本我覺得非常好用，裡面都是名家，有點像詞條的樣子，把中國文學當中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由現在這些海外的、非常有名的漢學家去執筆。比如說李商隱就是李若愚去寫的，那李若愚本身寫過李商隱的專書，所以當時我覺得這本書非常好用，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外國漢學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狀

況。因為過了很多年，我沒有繼續再碰這一塊，所以有點生疏，但前幾天為了準備這次的講座，我再去查一下，已經有第二卷了，可以跟我們在座的同學提供這個訊息。

此外，倪教授還有一項貢獻是對史記的研究，他對史記的研究我也是很早以前就知道，也是在上康士林教授的課的時候。他是研究西遊記的專家，現在是輔大外文系的系主任。外國老師他們非常注重翻譯，中國的經典，可能有兩、三種不同的譯本，當然我們也不是全看，是看一首詩或者一段後對照來翻，看他翻得怎麼樣，裡面有什麼不同。因為中國學生其實是以中文為母語，不太會注意這些問題，而且也覺得沒有什麼很大的興趣，可是如果真的這樣操作過的話，就會覺得這裡面學問真的很大，因為我們這樣子看過去並不表示真的理解，涉及到翻譯，不管是白話文翻譯成文言文，或者中文翻譯成外文，有很多細微的問題。我們以前只是不求甚解式的理解，這就逼著你要對很細微的問題很深入的理解。我在那個時候就大概知道倪老師有做這方面的翻譯，但是好像那時候還沒有完成，因為這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我手上拿到的這一本是我們圖書館藏，它是第一卷，2005年出版，現在還在陸續出版中，可見這是一個滿艱鉅的任務。在前言當中，我也看到倪老師他有一個團隊，而且這個團隊很多都是他在威斯康辛大學時候的學生，其中有一個我很熟悉的，叫陳致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去年也有帶學生來我們這邊開過會，（看影片檔）這個就是他們的團隊，所以我是很佩服倪老師的毅力，而且有這個能力，組織這樣的團隊

持續去做這個工作，這些人到外面去都是這方面的專家，陳致也有在浸會大學開史記這方面的課，我覺得貢獻很大。

第三點，倪教授他跟我們台灣學界關係非常密切，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跟我們台灣的柯慶明教授、李豐楙老師建立很好的交誼，禮拜四第一場演講的中午，李豐楙老師也有來吃飯，他們一敘起交情就是三十年以上，看了我們其實都覺得很羨慕，有這麼長久的友誼，我覺得真的很好。我手上這一本《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是柯慶明先生幫倪老師寫的前言，我覺得滿精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要講的史記的翻譯這個題目，我也請我們的學生盧啟聰幫忙找了一篇相關的介紹性文章，就是大家手中的〈近十多年來美國的史記研究〉吳原元，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10號，裡面主要是對倪豪士教授的工作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我想這可以提供與會的來賓今天講題一些背景式的瞭解。大家可以看到第五頁最後的結論，他說倪老師在總結了西方一個世紀的《史記》研究概況後認為，西方的《史記》研究還存在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徹底解決《史記》與《漢書》之間的關係；二是更為廣泛地考察《史記》文本和其他眾多版本的歷史；三是完整的英譯本。前兩個問題有沒有解決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我們知道倪老師現在就是在做完整的英譯本，我相信已經快解決了。今天除了政大的學生，我們還有一些貴賓，這是南京師範大學的蘇芃教授，他也是史記的專家，他現在在文哲所開會做研究，禮拜四我跟他碰面的時候跟他講這個訊

息，他今天就特地趕來。因為他自己也是做史記的，而他的老師趙生群先生也是做史記的，聽他說明年中華書局準備要重新出一套由他老師負責的新的《史記》典校本。我想等一下，可能蘇芄教授也可以跟倪豪士教授對話。為了不佔據太多的時間，我就把時間交給倪老師。

### 倪豪士教授：

謝謝你的介紹。我上個禮拜唸了論文，個人覺得很難聽，所以今天就不唸。我要講一下那個計畫，還有要看看我們現在翻譯的一部份，看看我們的方法怎麼樣。這個項目在我年輕的時候開始，我所謂年輕是 46 歲，1989 年的時候，在台灣，文建會給我們一筆錢，我和鄭再發、一個外國人，還有李宗立，中國社科院秦漢研究所重要人物，但是他六四的時候就沒辦法留在中國，到加拿大以後，我們用各種方法帶他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由我們五六個人開始。我們一共已經出了六本史記的翻譯，翻譯的方法我前面有一個序，那個序跟史記有點關係，有時候跟西洋的東西也有關係。（影片檔語音播出）：「這一頁是魏其武安侯 107 卷的翻譯，我們翻譯在上面，註解在下面，註解就像平常我們看的書。所以這兩頁就是我們的翻譯，這個是我做的，常常也有研究生或別的教授們做的。把原文翻成英文後，我們再寫一個評論，叫做“Translator’s Note”，最後有一個小的語錄，這就是我們的方法。我們用了很多資料，但是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中華版書第一版的史記，

還有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也有時候用王念孫的《史記雜誌》、王叔岷，台灣王叔岷的《史記校正》，還有 Takigawa Kametarō（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這本書有人覺得不太有用，有人覺得滿有用，我個人的看法是一部份滿有用的，還有王利器的《史記注義》，這個書本王利器實在說關係不大，但還是掛他的名。還有吳樹平和李宗立的《全注全譯史記》，這個從我們來看是最好的白話翻譯，比別的翻譯都好。還有那個胡道凡、張萬戶《家祭》，凌稚隆的《史記評林》等等。這就是我們用的資料。」

我們也用一些外國的翻譯，之前數度提到外國人喜歡做翻譯，不是喜歡做翻譯，是非做翻譯不可。要不然怎麼評論中國古典文學？多半美國人不懂中文，所以翻譯很重要。這就好像研究古代希臘的文學，首先你要把它翻譯成德文、法文或英文，所以這是我們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你留學會很快地就發現，最重要的研究基礎就是翻譯。我想我們的項目也是為了研究生，一方面他們可以發表東西，一方面他們可以學怎麼翻譯。這個項目的歷史就是，1989 年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出了兩本，是《本紀》的一部分還有《列傳》的一部分，這 30 卷左右是從來沒有外國人翻譯的，俄文、法文、德文都沒有，英文也沒有，以後我們就覺得應該繼續試試看。但是問題是研究生畢業以後就走了，所以那也不能說是短處。但是對我們的翻譯來說比較麻煩，所以每次我的團體畢業以後，找到工作，離開了 Madison，我們又要訓練一個新的團體。實際到 2000 年左右，我已經有一個新的團體，但他們也要畢業了，那麼我就要想辦法把那個

項目繼續，所以我跟兩位在德國的教授們合作，其中一個叫葉翰（Hans van Ess），他也有幾個學生。從 2002 還是 2003 的時候，我們有兩種團體，一個在美國的威斯康辛，一個在德國的慕尼黑，一共出了六本，最後的兩本是跟德國人合作的。我們的方法就是一個人，有時候兩個人，把一卷翻成英文，寫些簡單的註解，然後我們每個禮拜六早上到下午再一起看看那些問題，平常花幾個月就把一卷看好了。看好了以後，我們通常在每年八月底開一個會。那個會是請外來的學者，從中國或歐洲，有時候也有從日本來的，或美國的學者來批評我們的翻譯，（指著影片檔介紹）：「所以這是 2008 年開會的時候。後面多半都是我們的學生，前面五位是從外國來的。這個人是德國人，他畢業了，剛剛拿到博士學位。這個是我們以前的學生。這是李宗立。這是德國的教授。這是美國的教授。那這是我們現在在 **Madison** 的小組。這個人是秦穎。我們今天要看的趙世家的一部份，就是他翻的。這個人是台灣來的，我們學生多半都是大陸來的。平常我有機會就五六月的時候到慕尼黑（德文 **München**）去。這是今年夏天在慕尼黑的我們的團體，這兩個是俄國的教授，他們不專門研究史記，但是對漢學有興趣。這是葉翰，這是他的兩個學生，這是我的學生，另外一個是義大利人，你可以看德國的那個小組，沒有中國人」這是有很多原因，如果你有興趣以後我們會……。

那麼今天，我要做的就是用一段時間看看趙世家的幾句話，然後看看我們是怎麼翻譯的，還有看看王利器的註解。最後我有一個

錄音帶，那個錄音帶就是德國人跟我們上個月用 Skype 用 telecast 分析，討論這個翻譯。我希望你們可以有所發現，特別是那些德國人奇奇怪怪的興趣，他們對各種東西……。趙世家那部份時間晚一點，跟戰國策沒有甚麼關係，跟左傳是臺灣的。我們不知道司馬遷用的是什麼資料，所以史記三十二注的註解可以說是用處不大，有時候它非常有用，但這裡用處不大。我想這樣子接下來應該夠了。

我們先要看史記的 102 頁和 103 這兩頁（原文見趙世家，1802 頁，中華書局本），你看這個也要看翻譯，翻譯是秦穎的翻譯，那這是原稿，所以他的註解有很多錯誤。還有秦穎他喜歡寫註解，所以有時候寫得長一點。我們從原文開始比較好。

「十六年，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那他怎麼翻的，他說“*In the sixteenth year, Marquis Su inspected Ta-ling (大陵)*”，然後他有一個註解，說明大陵是什麼地方，他用的資料是譚其驤的地圖，我們平常寫這類的地圖不是要說一個小的地方，像文水縣，而是要談比較多人認識的，像太原。如果我們寫“*five miles northeast surrounded Wen-shui County,*”沒有一個人知道 Wen-shui County 是什麼，所以不大有用，如果我們說 *about forty miles southwest from Taiyuan*，那就 OK。那你也可以看台灣版王利器的書，第 705 頁，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奇怪的情節，還有一個爭議的註，註中告訴我們大陵在甚麼地方，所以跟我們的註解差不多。下一句他翻成“*when he went out through the Lu Men (the Deer Gate), Ta-wu-wu held his horse by the bridle and said*”那秦穎的註解是說：“*Lu-*

men is located in northwest of Yü-hsien in Shansi”，等一下你們就會看到德國人對於這樣子註解的看法。

接著繼續，『「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這就是大戊午給肅侯的建議，他翻成，“a matter of tilling is right now urgent. If for one day we do not work, for a hundred days we will not eat”，那我們修改的時候把 then 去掉了，不在原文，“Marquis Su descended his chariot and apologized”。「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In the seventeenth year, Chao besieged Huang of Wei,” 那我們也可以放 “Wei’s Huang, but did not overcome,” 可能要加一個 “it”，”overcome it.” “Chao constructed its long wall”，他在註解 361 說，commentators disagreed on the location of the long wall Chao (趙) built here, see “Cheng-yi” (正義)，Takigawa，吳文魯，就是武術篇跟李宗立，one opinion preferred the long walls of the north border of Chao, the other preferred the long wall of the south border of Chao along the River Chang and the River Fu，那王利器的註在 706 頁，他的說法是邊的長城，但是，討論的時候德國人也有一些看法。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還是「我決河，水灌之」，I don’t know. 這一句話就有點麻煩了。那 Takigawa 他大概是引用明朝的《史記評林》，茅坤說，兵家以水灌城。OK，所以平常兵家就用水灌城，未聞決水關中也，然後他說，可能是韓信南下的意思。秦穎的翻譯是 In the eighteenth year, Ch’i and Wei launched an



attacked against us，他說 we crossed the water of the 河，那拼音是一個問題，拼音我們還是用舊式的拼音，因為一開始翻譯的時候拼音在美國不那麼普遍，所以，這是河。It crossed the water of the 河 to breach it and submerged them，灌之。The troops we treated，這個我想我們討論的時候就不要用他的翻譯，改成 something like：We reached the banks of the 河 pouring its water on to them。但是這個我希望大家還可以討論。

「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他翻的是：“In the twenty-second year, Chang Yi became”，那個「相」是很普通的一個東西，是不是 Minister of State？我懷疑是 Minister of *the* State，but 怎麼翻呢？嗯…這個比較麻煩，嗯…孔子 Confucius 也是…所以有時候這個「相」字，不一定是最高的東西。但是，maybe just minister. “Chao Tz’u fought with Ch’in and was defeated, Ch’in killed Chao Tz’u at Ho-hsi and took our Lin and Li-shih.”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他翻的：“In the twenty-third year, Hann Chü（韓舉）fought with Ch’i and Wei and died in Sang-ch’iu.”

這是我們最後要看的，「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他翻的：“In the twenty-fourth year, Marquis Su expired”，那司馬遷用「卒」，是別的跟死有關係的字，他用得很仔細，所以「死」我們翻成“die”「卒」

我們翻成 “expired”。“And Wei sent out picked or crack troops of ten-thousand men each to come” 所以他「會葬」的翻譯是 “come and attend the funeral”，可能我們可以稍微改一點。“Marquis Su’s son, King Wu-ling, was invested”，我們平常就說 “was enthroned.” 那 “King Wu-ling was enthroned” 就比較好。

所以這是原來的原文跟翻譯，還有在你們的資料裡面應該有一個英文的部分，就是 the transcript of Skype session, Munich and Madison Shih chi (史記) Group, 30th September 2011，所以我想我們先看一點關於那個翻譯他們怎麼說。然後，那前面我們就隨便談話，之後就可以開始提出問題，等我們看完這個以後，（指著影片檔）我希望大家可以提意見，或是問問題。這個影片大概是十幾分鐘左右。這個是葉翰教授，這是他的學生，他的中文的名字我不知道……。

### 倪豪士教授：<sup>1</sup>

接著是介紹：顧洋（Gu Yang），陸璐（Lu Lu），沈德璋（Shen Dewei），This is 鄒欣（Zou Xin）And this is the translator of this chapter (“Chao shih-chia” 趙世家)，秦穎（Qin Ying）吳晨

---

<sup>1</sup> 下面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在美國和德國在 Skype 記下的用英文對話。在這部分我們用西洋的姓名（像 Hans van Ess 來代稱葉翰，William Nienhauser 來代稱倪豪士，等等）；第二部分是倪豪士在臺北用中文評論第一部分中原來 Skype 上的對話，所以用中文的姓名（倪豪士）。

（Wu Chen）

So I think this is most of our group. It has been reduced today by some people just missing the session and some baby-sitting and some other people are on vacation trips.

So we looked at this and the..... hmmm....how about if I start reading it and you just see what happens?

**葉翰教授（Hans van Ess in Munich）：**

That sounds great.

**倪豪士教授：**

“In the sixteenth year, Marquis Su inspected Ta-ling.” And..... so last time I’ve been reading this book, *Chao kuo shih-kao* 趙國史稿 (holds up book)..... You know that kind of draft history of Chao which is only useful because the author adds some materials to what we have in the *Shih chi* commentaries. And we haven’t talked about this yet, but in this book he points out that Ta-ling（大陵）and here he gives some other sources was taxing both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he physical resources of people of Chao（趙）. So maybe we could add a note to that effect and that’s why he apologized later because I think that was this fellow Ta-wu-wu（大戊午）has to say . . . you know too many people are being taken . . . .

### 倪豪士教授：

所以你如果不解釋大陵是什麼東西，就不太了解他怎麼寫，連王利器那些人都沒有寫什麼解釋。不知道我們的解釋是對還是不對的，但是以後請你要寫一個解釋，那個大陵是什麼。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大戊午（Ta-wu-wu）就說：「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

因為那些老百姓都做了、告了那個大陵，所以有這個問題。那可能史記的專家、還是趙國史的專家了解這件事情，但是讀我們的翻譯，確定不了解，還有三點註處沒有說什麼東西，所以我想這個可能……Anyway.

### William Nienhauser:

When he went through Lu-men, the deer gate, Ta-wu-wu held his horse by the bridle and said, “The matter of tilling is right now urgent. If for one day we do not work, then for a hundred days we would not eat. Marquis Su descended his chariot and apologized.

### Marc Nuernberger:

If I may, I have some trouble finding the Lu-men（鹿門）and when I finally figured out how to read the note, I saw the Lu-men the place is quite opposite the way of Ta-ling（大陵），if you take the Tai-yuan city as the reference.

### 倪豪士教授：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譚其驤（T'an Ch'i-hsiang）的鹿門（Lu-men）不在……從中他就不往大陵，所以他要說……這個人很聰明，但是他喜歡改很多東西，所以有時候改太多了，不過，他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年輕學者。

### Marc Nuernberger:

So to translate “he went through 鹿門 (Lu-men)” ..... might be possible, sure, but I think it's kind of misleading, especially if you have the translation “The Deer Gate.” Later on, there's another passage from..... I think it's..... whatever.....it's on 1805, the King 武靈 (Wu-ling) went out to 九門 (Chiu-men), and yet the northeast gate. It's on *Shih-chi* page 1805, it's right the first line, and some other 出 (*ch'u*). And maybe we could just make the similar in translation.

### Hans van Ess:

Yes, but here it is different, this is 出於鹿門 (*ch'u yü Lu-men*), and the other is 出九門 (*ch'u Chiu-men*), I look at this, too, and wondered what it actually means, but didn't make a note here.

### William Nienhauser:

I wonder if you could take out the “then.” “If for one day we do not

work, for a hundred days.” “Then” just seems to make it more wordy and is not in the original.

### **Qin Ying:**

I agree with the reading 出 (*ch'u*). Going back to the 出於鹿門 (*ch'u yü Lu-men*). As you mentioned, it was the opposite way, maybe he inspected 大陵 (Ta-ling) and went out through 鹿門 (Lu-men) as far as or reaching 鹿門 (Lu-men)

### **倪豪士教授：**

這是翻譯時秦穎說的。

### **Qin Ying:**

Could it be “he went out, like, and reached 鹿門 (Lu-men)”?

### **Hans van Ess:**

*Ch'u*. That would probably be 至鹿門 (*chih Lu-men*) and not 於 (*yü*).

You might still think about Marc's point beside 大陵 (Ta-ling).

### **William Nienhauser:**

It's like the north-northwest.

### 倪豪士教授：

所以我也要提出一個我佩服葉翰的原因。他是比較年輕的學者，但是，他讀了史記全部好幾次，我們沒有在聊，我就慢慢的讀了我們要翻的。怎麼說，每一個人，特別是教授們還有學者，都有他們自己的驕傲，德國人可能比別的國家多一點。

但是這個人很好，他翻譯的時候我可以批評他；我翻譯時他可以批評我，我們不會生氣，不會覺得這是不好的，跟他合作特別特別好。一方面他的知識很好、英文不錯，還有跟他講話可以很隨便。我們在德國作這個，三、五個小時以後，就去喝啤酒，這是很好的一個方法。美國的學生不喜歡喝啤酒、從大陸來的學生不喝啤酒，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是難得的機會，是我第一次交到兩個教授們可以合作，真的合作。不像……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but you get the idea.

### Qin Ying:

The 於 (yü), how do we translate that better?

### William Nienhauser:

Hmmm...well, maybe it's "He went out of 大陵 (Ta-ling) in the direction of 鹿門 (Lu-men), something like that?".....Marc, what do you think?

### **Marc Nuernberger:**

I think, I think, because of what Professor Nienhauser (倪豪士) just said about the 大陵 (Ta-ling) and all the taxes and the heavy burden. I think the remark should actually have taken place at 大陵 (Ta-ling). So maybe it's just really the gate just named "Deer Gate", and all be the references to the actual 鹿門 (Lu-men) further up in the north are probably a mistake.

### **倪豪士教授：**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 hypothesis。但是我想有道理，跟別的註解都……那個註解只是看地圖就說，應該在這邊，應該在那邊……但是沒有什麼道理，所以，Anyway, that's my idea.

### **William Nienhauser:**

I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this took place at 大陵 (Ta-ling). According to this book, 史稿 (Shih-kao) 呂氏春秋 (Lu-shih ch'un-ch'iu) has something on this. And I didn't get far enough to look at it but it's about, you know, the people being overly.....

### **Qin Ying:**

Oh, maybe he inspected 大陵 (Ta-ling) and when he was about to leave, he went, like through or went to 鹿門 (Lu-men) and that's why



大戊午 (Ta-wu-wu) held his horse and said don't leave in such a hurry.

**Hans van Ess:**

Right, I don't want to speak for Marc, but I think Marc means that 鹿門 (Lu-men) is at 大陵 (Ta-ling).

**Marc Nuernberger:**

Yes, that is what I mean. Thank you.

**Hans van Ess:**

And at that time everyone would know this.

**Marc Nuernberger:**

Maybe for what's it worth I looked up 鹿門 (Lu-men) in the Sui and Tang volume of T'an Ch'i-hsiang's *Chung-kuo li-shih ti-t'u chi* (中國歷史地圖集). 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add the reference it's just.....

**倪豪士教授：**

他找了很多鹿門的資料，但是跟他上面解釋的沒有關係。

### **Marc Nuernberger:**

It's just on *Shih chi* page 1718 that you find the 白鹿山 (Bai Lu-shan) and for its location I looked in the Sui and Tang volume of T'an Ch'i-hsiang's (譚其驤) maps in his *Chung-kuo li-shih ti-t'u chi* (中國歷史地圖集)

The commentary is talking about the mountain, a White Deer Mountain, and if you try to find it, you can find that mountain quite well in the Sui and Tang volume of T'an Ch'i-hsiang.

### **William Nienhauser:**

Ok, 譚其驤 (T'an Ch'i-hsiang).

### **Marc Nuernberger:**

There are ... just to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there are two White Deer mountains, but I think the one that's meant is actually the one at Yü-hsien (孟縣), or something like that.

### **William Nienhauser:**

Well, let's consider that.

So, Can I go ahead with the next line?

**Hans van Ess:**

Yes.

**William Nienhauser:**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333 B.C., Chao besieged Huang (黃) of Wei (魏), but did not overcome. Chao constructed its long wall.

**Hans van Ess:**

I'm not sure, I think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long wall is translation for 長城(*ch'ang-ch'eng*).

**William Nienhauser:**

Marc Nurnberger 的中文名字是什麼？對不起。

**Marc Nuernberger:**

甯彬，Nuernberger、甯彬。

**倪豪士教授：**

所以，甯彬下面說的，我覺得鹿門(Lu-men)非常有道理，但是他覺得長城就是長城（音同漲）的意思，這個 I don't like, but anyway 我們可以繼續。

### Hans van Ess:

As the standard translation for *ch'ang-ch'eng*. But if you look at the note 361, the last line, this reference will take us actually back to the same chapter. And if we turn to page—it's quoted wrong—it's not 1798 but should be 1806. Just the last line of note 361. And if we jump to 1806, you will find that just before the quote in our note starts, the 長(*chang*) is used kind of the sense of “gain preeminence over,” like “to control.” It's right on *Shih chi*, 1806, first line, and it reads like 以長南藩之地.

### William Nienhauser:

It's the first line, right?

### Hans van Ess:

The first line, right. The second-to-last character. 以長南藩之地. And if we take this as a gloss for 長城, then it will become something like *ch'ang-ch'eng*. And then just to think about it one more time, it could be like a “wall of control” and not a long wall.

### Qin Ying:

Well, I think that 以長 in 以長南藩之地 to be the superior or to be the ruler of that?

**Hans van Ess:**

Yes, correct, correct.

**William Nienhauser:**

Ying,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Qin Ying:**

Chang ch'eng?

**Marc Nuernberger:**

I think here it might be just their long wall...

**Qin Ying:**

Ok.

**倪豪士教授：**

我不同意，但我不要跟他辯論。所以我就說一句話……

**William Nienhauser:**

There's in this book again, this 史稿 (*Shih-kao*), they talk about 黃 (Huang). So 肅侯 (Su Hou), was according to this book, this was a period that 趙 (Chao) was expanding. And I guess they tried to attack

黃 (Huang) several times, I don't remember this, and were unsuccessful several times. And then supposedly this was the series of events that allowed 趙 (Chao) to try to expand in different direction.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setting up a geography or a geographical sketch. I think this map in this book is just based on 譚其驤 (T'an Ch'i-hsiang), as far as I can see, but still the idea of maybe putting 韓 (Han) to the west and 秦 (Ch'in) to the west and 魏 (Wei) to the south and 燕 (Yen) to the north, that might be good.

I looked in the other 世家 (*shih chia*), but it is hard to draw any general conclusions until we get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start to become kings (later in history). Anyway. Then I'll just go ahead and read the next line of Ying's translation, if that's ok.

Page 1803: "the eighteenth year, 齊 (Ch'i) and 魏 (Wei) launched an attack against us"...

**Hans van Ess:**

Can we somewhere talk about this 我 (Wo)?

**William Nienhauser:**

Yes, let's.

**Hans van Ess:**

I mean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before he's speaking of 趙 (Chao)

and now it's 我(Wo)...so, is there a note somewhere there, what to do with this?

### **William Nienhauser:**

We talked a little bit about this. Maybe there's a source he has that uses 我 (wo). Because after you get beyond the 左傳 (*Tso chuan*) and the 戰國策 (*Chan-kuo ts'e*), maybe he's using a 趙史記 (*Chao shih chi*). I don't know... Ying (穎), 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is?

### **Qin Ying:**

The 我 (wo) appeared earlier in this text as well several times. Also in the “Han shih chia” (韓世家), there's also a lot of 我 s (wo's).

### **Hans van Ess:**

Yes, I'm familiar with this, but it's just somehow puzzle to me. What does 我 (wo) really mean? Is it really or “us.” .....I don't know.... Also in other texts, I have the impression it doesn't mean “us,”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the side we a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like this...but maybe we just leave it like this.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where, someone talks about it.

**William Nienhauser:**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note on that?

**Qin Ying:**

Uh, yes.

**William Nienhauser:**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that. Oops, our technical assistance is leaving the room. This is the time that our connection between Madison and Munich may fail. Let's hope not.

Let's continue with the translation: We caused the water of the 河 (Ho) to breach its banks and submerged them, their troops retreated.

Here I just thought in terms of English "we breached the waters of the 河 (Ho) and submerged them or flooded them or something..."

**倪豪士教授：**

這個有問題。不能說 we breached the water，應該說 we breached the banks or something like that。但這句話我們不打斷，繼續。

**William Nienhauser:**

... and their troops retreated." There are some other big events, Ch'i



（齊）defeated Wei（魏）at Ma-ling and I think that's a big battle. And from Chapter 46 that Zou Xin is translating, I think T'ien Ying becomes Prime Minister, or whatever 相 (*hsiang*) is, of 齊 (Ch'i) in 344.

**Hans van Ess:**

Becomes Prime Minister?

**William Nienhauser:**

Yes.

**Hans van Ess:**

Um hmmm.

**William Nienhauser:**

Ok, and then “In the twenty-second year Chang Yi（張儀）became the Minister,” the way Ying is translating it now, “became the Minister of state of Ch'in（秦）.”

**Hans van Ess:**

I just wondered, did we have a discussion, didn't we discuss this when you were in Munich, Bill?

**倪豪士教授：**

Bill 是我，我們五六月時，大概談了那個「相」的意思，談了三十分鐘。但是我們兩個……

**William Nienhauser:**

What does this 相 (*hsiang*) actually means? We did discuss it. Because Confucius somewhere become 相 (*hsiang*) too, in 魯 (Lu). And they wonder whether he was actually a chancellor or what it was. Ok. So you now translated this as “Minister of State.”

**Hans van Ess:**

For the time being.

**William Nienhauser:**

The question I think Professor van Ess is raising is if it was something as high as chancellor. 孔夫子 (Confucius) didn't seem to have been.

**Qin Ying:**

Would 孔夫子 (Confucius) be more like an advisor?

**William Nienhauser:**

Well, that's what we talked about ... Since it was several months ago, of course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what was said....

Let's go on with the text:

“So Chao Tz'u (趙疵) fought with Ch'in (秦) and was defeated. Ch'in killed Chao Tz'u at Ho-hsi (河西) and took our Lin (蘭) and Li-shih 離石.” I have some things about the notes, but I won't bother to comment now.

To continue, then:

“In the twenty-third year, Hann Chü (韓舉) fought with Ch'i and Wei and died in Sang-ch'iu (桑丘). In the twenty-fourth year, Marquis Su expired, Ch'in, Ch'u, Yen, Ch'i and Wei, sent picked troops”—I think we've used “cracked troops,” perhaps we've used both. What about “sent out” for “sent” here?

**Ying:**

Yes, that's better.

**William Nienhauser:**

Then “sent out cracked troops of ten-thousand men each to come and attend the funeral. Marquis Su's son, King Wu-ling (武靈) was invested”—or don't we say, in this case I think “enthroned” instead of “invested”?

## Hans van Ess:

Yes, we use “invested” for dukes.

## Wu Chen:

Uh, sorry. For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hui* (會), I think *hui* literally means “to meet each other” or “to gather together” so maybe we could translate *hui tsang* (會葬) as “attend the funeral together?”

## 倪豪士教授：

所以這個繼續了好幾分鐘……我翻給你們聽……，就是這樣子……。

關於那個項目，我們已經做了二十年。還有兩本，大概兩三年之內要出來。以後我不知道怎麼樣，我們有個長程的計畫，要出那個翻譯。那……我不願意說我們會把史記完成，我也不知道這邊史記的專家有幾位，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司馬遷可能沒有把史記完成，他死掉的時候可能還有一些部份沒有寫好。像張丞相列傳，這個我懷疑。我希望可以做好，但我有點擔心。邱教授鼓勵我，我很開心地接下。日本明治書店的史記翻譯，開始的時候由一個老先生辦，在 1970 年。那個老先生去世了，然後有另外一個老先生，龍泉的那個弟子，他也退休了現在不能做。結果有一個比較年輕的人把它做完了，用了三十多年。還有俄國有一個把史記翻成俄文的人，他是一九五九年開始的，然後他做到一九九五年，一共是三十六

年，然後他也去世了，他兒子不懂中文，但他找一個漢學家把史記完成了俄文的翻譯。不過最後的兩本，俄國人告訴我做得並不好，所以史記可能是個外國人不應該做到底的东西。我不知道，謝謝大家。

### 車行健教授：

其實我覺得今天好像不是來聽演講，有點像在上課，那我覺得這個機會也滿好的，如果有讀過史記的，可以有這個機會，藉由英譯的討論、琢磨的過程當中，去了解，就是從西方漢學家的角度，可以去推敲裡面很多很細微的問題。如果沒有讀過史記的，我覺得也可以藉此領略一下，原來這個就是德國學者或者是美國學者，甚至很多我們中國、台灣的學生到美國去，所接受、所學習的，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功夫。我覺得滿好。那剛才講到這個葉翰教授，今年四月本來，我們有一個會請他來，但他好像有事就不能來了，很可惜。那個年輕的帥哥，甯彬，本來我去年聽他講說，他好像有一個蔣經國基金會要來台灣做研究三個月，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有沒有來，我也不是很清楚。還有另外一個是謝林德教授，他也是慕尼黑大學的，也是跟葉翰關係滿好。他現在也有在我們這邊華語學程兼課。所以就是說我們至少跟慕尼黑大學的這些學者，也有一些來往。

那麼，剛才倪教授說他希望多一點時間，大家提出來意見跟倪老師討論。我不曉得在座的各位現在有沒有問題要問倪老師，但是

我想是我可以，因為我也滿有興趣的，我有一些小問題要問倪老師。剛才去討論到這個「我」，就是在第七頁，「十八年，齊、魏伐我」看他們原來翻譯是把我翻譯成 us，或者是 we，葉翰教授好像對這個「我」有點困惑，我覺得倪老師跟秦穎的回答滿正確的，他用原來這種趙國史官的角度，來做這個敘述。而且這個在史記很多世家的材料裡其實都有，應該是不足為奇的。但從我們這種漢語的角度來講，有時候我們不會去分得很清楚，這個「我」是指史官這個「我」，還是說代表「我們」，我們這個國家。而且他下面是說「我決河水灌之」，絕對不是史官自己一個人的角度，應該是代表這個國家、整體趙國的這個角度，來去翻譯。可能這個翻譯應該還是比較好的，那不曉得，當時葉翰教授他認為怎麼翻譯會比較好一點？是不是跟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另外一個問題，可能不在這裡面，因為這一篇正好是趙世家，講到趙武靈王，而且這裡面也有一些戰爭的場景，剛才的「築長城」，我覺得甯彬那個有點異想天開的解釋應該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覺得外國人有這些不同的想法其實也滿好的，不過因為當時各國都有築長城，所以應該不是像他所講的那樣。那我另外的問題就是，我一直困惑很久，可能在你們的討論裏面也會有。到底坑殺士卒這個「坑」是要怎麼翻譯？坑，就是像項羽，每到一個地方就屠城，把這個地方的人都殺死。在戰爭裡面也有坑，坑殺士卒，那最有名的長平之役，坑殺四十幾萬人，這我覺得到今天其實都是一個謎，到底是怎麼坑殺四十幾萬人的，又不是豬，又不是羊，在那邊讓你宰割。納粹也要用集中營也要用

瓦斯，用現代高科技才能殺那麼多猶太人。那些趙國的士卒，年輕力壯，又能動又能跑又有武器，為什麼會呆在那邊，讓秦國的軍士把他們坑殺掉？還是挖個坑把它埋起來？如果埋起來的話，應該會有現代出土，應該可以挖得到那麼多骨骸跟人。所以這個前幾年好像專門有出一本書去討論這個問題，不曉得說在你們的團隊當中，怎麼討論長平之役、坑殺趙國士卒四十多萬人？你們的理解是怎麼樣？我大概就問這兩個小問題。

### **倪豪士教授：**

這個翻譯是二十多年前，但是我記得我們也懷疑了這是怎麼可能的。那翻譯比較麻煩，在原本的裡面你就可以懷疑這件事，但是翻譯的時候就比較麻煩。所以對不起，我不記得我們怎麼辦，但是我知道我們有討論這個問題。還有秦常常打仗以後就說有多少「頭」，這個我們也談了不少「頭」是怎麼算的。但是是不是每一個人有……，但是有一個人說「啊，你有起頭，好了，我寫下來。但是怎麼辦？」這些東西，幸虧我們已經過去了那部分，不要再做。所以我沒有很好的回答。但是我回去的時候看看我們有什麼註解，然後發給你 email 好不好？

### **車行健教授：**

現在有一本書專門去討論長平之役。是不是在座的各位也有一些問題，可以跟教授討論？

## 蘇芃教授：

剛才車老師講坑的那個問題，基本上大陸那邊也在寫文章探討，我有看到一些文章，也查了一些材料。然後「坑」有時還寫成從阜部的，不是從土的那個坑。然後看到很多討論說這個坑可能本來是坑殺，把人埋葬，後來這個詞就有殺的意思了。就是只要是談到這種在戰爭中的殺戮，常常就用「坑」、「殺」的字。其實這個當作殺來用的情況有點像我們講的「卒」、「薨」都是死的意思。但它在哪一個情況下用的時候其實都是作「殺」的意思，這樣講起來可能還比較合理一些，對吧？假如真的是要挖坑，這麼多人，操作起來不太可能。而且坑可能還有把人勒死的意思，我查到有這樣的一個含意。

然後回頭來講倪老師的研究，我正好是對您剛才講的這些東西做報告。因為我主要是在做文本的校勘，而且包括三家注的問題。當時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發現了大量的三家注的錯訛問題。我們現在用的所有的版本，就是對於三家注這一塊研究關注比較少，特別是校勘。中華出的文本其實已經校得相當細緻，但是三家注裡面的錯誤特別多。我們在做新的點校本，中華這個本子，明年要出，我們大概有兩萬多處三家注可能一萬多處這樣的改動。特別是標點問題，有的是它的引號引文，還有一些其他的訛誤，例如斷句斷得錯訛。可能因為前代人在做這個東西時認為三家注也沒有多少人去讀它、去關注它，主要把本文研究好就好了。我看您的翻譯好像是



尊重原文，盡量都是。像剛才講到「我」的問題，us 的問題。還有您前面講到是根據原文來進行，讓我覺得非常地敬仰、佩服，您是完全能從原文來做這方面。因為現在包括大陸也有一些翻譯，有的翻譯成現代漢語，有的是選一些篇章做翻譯。王先生說翻譯就是根據他翻譯者來改動，來改一些原文。這個真的是蠻難得的。還有就是像您在研究當中，包括剛才講到大陵的時候，這個地名您也有一些想法，這個也是很讓人佩服的。因為包括我們在做的時候好像也比較少去想這問題。為什麼大陵和後面的下車謝連貫起來了，關於海域的認識。而且我後來看了一下這段文字的集解和正義，正義在 1802 頁講到大陵、講到鹿門的，這是正義的張守節的觀點，可能他認為在并州這個地方。因為他鹿門跟大陵這兩個都是前面引《括地志》，然後他講到是并州的一個地名。後面他又講到鹿門的時候，他是這樣一種認同。這個我在做的時候有一些發現，就是這往往是唐代人的認識，有的時候其實就是離本意離得很遠。正義三家注特別是索引這一塊和正義常常有些其實是他判斷上的錯誤，特別的多。因為有時候去查找一些別的材料，像查《漢書·地理志》等，就是在唐代以前、甚至是南北朝以前一些講到地名的問題，和他的判斷，你有時候就能看得出來，它完全是講錯掉了，就是這樣的問題。我有一些小的地方就是考據出來，發現有一些小的錯訛。我們應該是在做一些文獻整理，所以他判斷的錯訛我們不用管，還是把它放在那兒就是，這原來就是唐代人的一種誤讀。那我只是講一下我的想法。

### **倪豪士教授：**

謝謝。這樣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翻譯才會發現，如果我們只是讀，就不太注意了。所以我真的覺得雖然我們的翻譯有很多錯誤，可能比三家注多，但是還是好玩的東西。跟那些研究上談談，特別是幸虧德國人不常來美國，我們想法也沒有機會跟他們講，因為他們常常提出意外的事，有時候像車教授剛剛講的那個長城，我覺得不可能。

### **車行健教授：**

對，不可能。

### **倪豪士教授：**

但是別的事，常常有意思。葉翰也是這樣子，他學生都是這樣子。葉翰跟我的老師都是很特別的人，很特別的學者；他原來在印第安那大學教授，以後轉到漢堡大學，所以他也跟他在漢堡或在印第安那大學跟他學習。那個老先生已經去世了，他有很多研究羅馬跟希臘的文學的方法，我想這些方法是西洋最根本的研究方法。你們新的史記版本什麼時候出來？

### **蘇芄教授：**

好像是年底要交初稿，現在這段時間反而特別忙。我們想明年

大概是六月份之前，中華書局是想在那個時候出來，他們明年正好是成立一百年，他把這個當作代表性的書然後推出來。很趕時間，我們做了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發現裡面的問題還有很多，但現在只能根據我們現在的情況做一個我們現在能做的較好的文本出來。將來可能還要準備接著再做。這是中華想要做的一個項目，他找到了我老師，就是我的這個老師，然後找他來做新的點校和整理。

### 車行健教授：

我想我們在座的政大同學應該可以感受到兩種不同的學風，就是漢學家跟文獻學家，就是蘇芑教授。做版本校勘標點的跟做翻譯的，這些都是很基本、紮實的功夫，可是在我們台灣學界，對這種訓練慢慢地就不太講求了。現在大家都要做有觀點的、有思想的，理論的或者是比較的、跨文化、跨領域的新研究。這當然也不錯，可是我覺得再怎麼樣，基本的功夫都不能拋棄。要不然，真的會變成花拳繡腿也說不定。我覺得，像我們剛才討論的，看倪老師所講，都是很基本的，對文意、文獻的理解。這個也沒有什麼很了不起、很困難的事、很理論的東西。大概是對一些基本問題、基本句子、基本文意的理解，那大家看平常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是只要你翻譯、講解，就覺得處處都是問題，那我們就要去解決它、克服它，可能要找更多的材料，你要翻找更多古人的相關研究、今人的研究。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訓練，很基本、很重要的訓練。我希望我們同學可以從中去學習、體會到這樣的做學問的風格跟特色。那

接下來是不是還有要跟倪老師交流的？剛才涂老師一直有舉手。

### 涂艷秋教授：

謝謝倪先生，首先我代表中文系來謝謝倪老師來。我們上一次跟倪老師的會談一直非常愉快，今天也代表張雙英老師再跟您問聲好。因為她交代了，所以我一定要幫她帶到話。那我想要跟老師談的是第二頁，因為中國的古文，事實上它常常有被動語態是我們看不出來的。

是翻譯稿的這一個，有史記的、有中華正文，它是英文翻譯的第二頁。那我想提出來的問題是，可能我們有時候讀中文看不出來它的被動語態，但是事實上這個語詞可能因為中國古文書寫的方式，讓我們以為它是一個主動的語態。那這個地方是，中文的本文是「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做，百日不食。』」「百日」不是真的說一百天不吃飯，而是一百天裡頭沒有東西可以吃，所以它是被動語態。那我以我們的翻譯是“Then for a hundred days we will not eat.”但是它是“*There is nothing to eat.*”它講的是這個意思，是說如果我們今天不耕作的話，那我們一百天裡頭就沒有東西吃。我想提出來做一個對話，看看能不能把語句釐清，然後稍微能夠匯通。謝謝。

### 倪豪士教授：

我想我們以為那個食是動詞。我還是有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涂艷秋教授：**

那個食是動詞沒錯，但是前面有個主詞是中國文字省略掉的。百日裡頭沒有食物可以吃，它是個動詞，是被吃。是百日不得食，百日之內不得食，沒東西可以食。

**車行健教授：**

那就是百日無食的意思？

**涂艷秋教授：**

不得食是沒有東西可以吃，雖然它是一個動詞沒錯，但是是……

**車行健教授：**

百姓百日無食可吃嗎？

**涂艷秋教授：**

對。今天一日不做，百日裡頭幾乎會有三個月挨餓的意思。沒有東西吃。

**倪豪士教授：**

好，謝謝。我希望你們的研究生還是學生如果……你大概就沒有很多做翻譯的經驗，但是……I don't know. 有沒有問題？

### 車行健教授：

剛剛涂老師的問題倪老師在考慮，所以就沒有再回答了。

### 涂艷秋教授：

謝謝，那只是個對話，就是我們提出來，可能可以這個樣子去思考，它可能還因為中文有時會省略掉一些東西，有一些表達我們看不太出來。所以我提出另外一個思考的路數。

### 倪豪士教授：

好，OK。如果你讓我回答，我就回答。我還是覺得我們的翻譯不是一個很漂亮的翻譯，是比較直接的。我想那個「一日不做」跟「百日不食」，不是我的翻譯，是秦穎的，但是我還是覺得翻得不錯。我還是要支持他的譯文。我想可能有這個意思，意思是 *kind of extended meaning*. 我想這個是很漂亮的，「一日不做，百日不食」這個最……那我可能錯了，但是 “If for one day we do not work, then for a hundred days we will not eat.” 我想這好像有禪語的，很漂亮的。嗯……所以我想我考慮一下，謝謝。

### 車行健教授：

那倪老師也特別想要聽聽同學們的一些想法，我們碩士班、博士班的同學們，在你們修課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類似的、跟這個

有關的，也可以觸發你們的想法，可以跟倪老師有意見的交流，也不用像剛剛扣緊這些翻譯的文本下去討論。可以談一些你們看書、寫 paper，做學問當中遇到一些外國漢學家的問題、或你們比較困惑的地方，都可以提出問題來跟倪老師討論。

### **倪豪士教授：**

那你就問一個問題。還是說一句話，也可以。

### **提問者：**

老師好，我是中文碩士班的學生。剛剛老師有介紹參考書目，老師說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有部分好、有部分不好的地方，可是現在台灣大部分教授史記的教科書或是我們使用的書目，應該大部分都是這本《史記會注考證》。那不曉得老師是怎麼看待裡面不好的部分？謝謝。

### **倪豪士教授：**

我想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它有時候，解釋的部份，在它的考證裡面可能有問題。在這個我提出來的……所以它引了別人，用了史記評論，用了別人的說法，我想非常有意思。但是有時候它自己的看法——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學史記的，不是史記的專家，但是別人的看法就是……它可能就有一些錯誤。還有在它的補正義的部份…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日本人就比較仔細地研究它用了什麼

資料，像張旺胡，他是做金陵書局的版本，在十九世紀，但是張旺胡在中華，除了他的雜記，沒有取他的跋，就取他的序，但在跋裡面，他有很清楚地說很多版本他沒有看到，但是他看到別人的一個雜記，那這個很重要，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十幾年前買了一個舊版的金陵書局的史記，發現有一個跋，那我想這個是有點騙人的，所以張旺胡沒有看所有的一些他提出來的版本，我想也沒看他提出的那麼多的版本，他也看了別人在稿紙的文，手寫的東西，日本人目前第一個印刷的史記是明朝末年的，1600 年以前...不是用手寫下來的；那些用手寫下來，在眉批張張寫下來的東西，這是瀧川發現的，在這些眉批裡面，有一些不保留的，在中國的史記的版本爭議的部份。然後他補充這些東西，那有很多是對的，那也有一些原來不是正義裡面的東西。還有另外的比較好的翻譯，Burton Watson 的英文的翻譯，他的英文比我們好多了，看他的史記的文法很漂亮。但是翻譯裡面有很多錯誤，那他提到……那個我們……不知道；但是這個故事就是 Watson 在日本的時候，那日文沒那麼好，他就把たきがわ（瀧川）打開了，就 50 年代，有一個雜誌記者協助他史記的翻譯。所以不是說瀧川的一定有好處，一定可以用，但要小心地看看裡面的某些解釋。

日本也有一個不太有名的版本就是いけだ（池田）兩人，いけだ父子做的，那他們這個也是可以用的，但是たきがわ（瀧川）用



的原來的資料...已經說過太多了……算了。<sup>2</sup>

### 車行健教授：

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太有名了，所以到今天不管是不是喜歡他，這些年你很難避開他，或是很難不去用他裡面的資料，因為他收的材料也算很豐富，所以我想短時間之內也滿難取代。但是好像這幾年還有北京師大的韓兆琦先生。韓兆琦先生的東西也滿多元，我覺得有些註解真的滿不錯，那您對韓兆琦先生的評價怎麼樣？

### 倪豪士教授：

我 1993 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跟他學了很多。他有史本的東西，這個我們也用……但是我想這個是最有用的，但是……韓教授他出版了很多差不了多少的書在每個地方，所以他的書我都有，但是不知道，最後出版的那個史本的，包括評價上的……這也是非常應該提出來。

### 車行健教授：

那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謝謝倪老師，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

<sup>2</sup> 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蘆洲，1864-1933），《史記補注》。池田英雄編。2冊。東京：明德出版社，1978。



# 2011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 場次表

主講人：倪豪士教授

日期	時間	地點	題目
11/03(四)	10:10	百年樓 330309	陶潛與列子
11/04(五)	10:10	百年樓 330309	唐代敘事文中的紫姑初探
11/07(一)	10:10	百年樓 330309	與司馬遷對坐：談史記的翻譯 (1988-201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 2011 / 倪豪士  
(Willian H. Nienhauser)主講；政大中文系  
編輯.-- 初版.-- 臺北市：政大中文系，  
2013.07  
面；公分  
ISBN 978-986-03-7504-6(平裝)  
1. 中國文學 2. 文集

820.7

102013687

## 2011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

---

主 講 人：倪豪士 (Willian H.Nienhauser)

發 行 人：高莉芬

編 輯：政大中文系

逐字稿潤飾：陳晶芬、郭珈玟

封面設計：陳招財

出 版 者：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地 址：11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網 址：<http://www.chinese.nccu.edu.tw>

電子信箱：[nccuchi@nccu.edu.tw](mailto:nccuchi@nccu.edu.tw)

排版印刷：士淇打字行

地 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77 巷 26 號

電 話：(02) 29391179

I S B N：978-986-03-7504-6

初 版：2013 年 7 月

定 價：新台幣 150 元

版權所有，侵害必究